

# 和「怪」人共事

(本文插圖刊第4頁)

## 與高陽辣手著文的八年歲月

● 楚 崧 秋 (中國新聞學會理事長、國立政治大學教授)

今年六月七日清晨消息傳來，一代才人高陽走了，永遠地走了，作為老友的我，當然感到惋惜；尤其當他這次重病住院，由於信息不靈，竟未能前往探視，深覺抱憾！七月二十日是各方祭悼之日，他將從此落土為安。

關於他的生平，他的才華，他的詩文經史，他的烟酒脾樂，乃至他不拘小節，率性而為的本然之性，自有他的好友文朋來描述他，紀念他；這些方面，我不必有所辭費。

要談的是我和他在中華日報共事的八年，他擔任主筆，我則主持社務。最令人感到驚異的，是我在民國六十年元旦起，竟會請他擔任總主筆；大家擔心他會不會因言論惹禍，同時置疑他能負些行政責任嗎？

### 他的意見多起來

與高陽(許宴駢)這位多少被視為怪人共事，始於民國五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，我踏進中華日報的那一天。由於要想慢慢脫除一般人認為「黨報即官報」的印象與成見，因此一到報社，我即強調「新聞第一、言論第一」這一最基本的編輯方針，而且對全體同仁懇切說明：「辦報就是辦報，儘量減少官樣文章……」。其時，高陽在社任主筆已經十年以上，他自謂已老於其事，現在新來社長不但沒有官腔官調，反而一反常規，面對羣衆與現實來辦黨報，聽來不免有點新鮮感，因此在以後每週一次的主筆會議上，他也自謂一反常態，要說話，要提意見了。

記得當時每週一下午舉行主筆會議，由駐社主筆林世璋兄(已早去世)將前週國內外大事連同各主要報紙的評論，作一綜合比較，並將本週內本報應該及可能評論的題材加以臚列，付之討論。有時則將這些參考性資料聽過了事，而將某一為衆所關心，與國家與社會利益密切相關的問題，特別提出來集中研議，決定本報持何立場與態度？如果是特別重要的，是否應予以系列的評論？果如高陽自己所說：「我對這種行之有年的例行性會議，突然感到興趣來了，不是對什麼問題好像都有意見嗎？」

### 表現了任事之勇

誠如他所言，不僅每會必來，來必發言，有時自謙地自問：「我是不是說了外行話？以時事而言，尤其是國際問題，我當然關心，也還肯研

究，但無論如何，我下的工夫與唸過的書，就遠不如中國的經史子集了！」

舉一個實例來說吧！民國五十四年八月初，蔣中正總統答復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「記者馬丁所提十四個問題，縱論世界大局、美蘇對抗及中華民國立場，全文曾被列入美國會紀錄。我們經主筆會議討論，認為值得作系列評論；我當時為這一系列取了一個總標題——怎樣搶救亞洲危機？副題則為各篇論列的主旨。記得當時自告奮勇，願為系列各篇命題的就是高陽，八篇中我寫第一篇，龍總主筆運鈞、沈兼主筆宗琳、林主筆世璋各執筆一篇，其餘四篇（包括結論篇）皆由高陽執筆，舉此一端，亦可見其赴事之勤，任事之勇。

後來這一系列評論一經發表，頗引起國內外的重視，後來將社論和國外報刊轉載譯載資料輯印為中英文專冊，並經當時極受重視的嘉新新聞獎，評選為當年度評論獎得主。高陽由於這一項榮譽的鼓勵，其工作態度更為積極認真，對於報社言論方面的貢獻亦隨之更多，這是我對他為人作事更進一層認識的開始。

## 筆下常帶着感情

時光進入民國五十九年，而我到社的第六個年頭，當時報業競爭日趨白熱化，中華日報以一家先天不良，後天失調的弱勢報紙，要想求生存發展，除了全社一心，充實自我，艱苦奮鬥，力求創進之外，實在沒有第二條路可走。這便是當年中華日報以五年時間，節衣縮食，自助助人，公然在松江路上建起第一座，樓高十四層大廈的歷史背景與心理基礎。

高陽雖一向懶得問身外事物，但他以一個老同事的立場，對於這些作為變化，看得一清二楚，從而表現出高度關心，迸發了前所未有的工作熱忱。

當那一年二月二十日第二十五周年社慶來臨的時候，我們在主筆會議決定要發表一篇有分量的社論。由於高陽的文字，筆下常帶感情，因而毫不遲疑地挽他執筆，他也立即首肯。

先擬好題目是「本報歷史上決定性的一年——進入第二十五年的自省和期許」。由於他感觸良深，於是誠於中，形於外，以他如椽之筆，隔日交稿。大家讀慣了他寫歷史小說的文章，何妨看幾段他的社論文字：

## 不愧報社一支筆

「本報為台灣重返祖國懷抱後創辦最早的一家報紙，其艱難困苦和發榮滋長的歷程，全國讀者多已了然於胸，並曾給予無限的同情和鼓勵，亦嘗賦予不斷的支持和助力。本報之有今日，實應首先感激各方的愛護。

「年來全面革新的業績，昭昭在人耳目，但更多痛改前非和大改舊觀的行動，仍在醞釀或正待有計劃推動，以本報而言，只可謂正邁向革新坦途……」

「過去一年，言論則求其更具代表性，採訪則求其更能反映人心和社會，編排正力圖新穎生動，印刷原為本報的一個弱點，然而同仁要求改善之心，視讀者尤為殷切。此外夙為讀者所讚揚的『社會服務』等工作，亦力求竿頭日進；而整個經營的方針，仍在使風格的完整與突出……」

「本報是屬於讀者的，也就是屬於國家和社會的，我們所引以為榮，亦時刻繫記於心者，本報的命運一直與國家的命運

一致……今日吾人敢信誓一言之：就是決不辜負讀者的期許，在讀者的愛護與支持之下，我們有充分達成任務的信心！亦就是要在今後一、二年之內，隨著我們總社建社的完成，以及南部版大力改進社務的績效，使中華日報面目一新，真正成為讀者喜愛而不可缺少的一份好報。」

### 毅然出任總主筆

我願錄述他這篇社論的若干片段，就是要說明他不但用字遣詞，至為切當，而其立旨達意，更能掌握到恰到好处，因之此文一出，社內外都會激起相當良好的反應，甚至有報社言論主持人打聽為何人執筆。

民國五十九年底，時任總主筆的趙效沂兄申請退休，我同意所請，並決定由許主筆宴駢（高陽）繼任。當時社內外都有些感到意外，甚至有愛護我的長官和師友為我捏把冷汗，認為高陽文章寫得好，行政非其所長，加之他個性頗強，文人習氣甚重，能否與人善處，接受不同意見，在都不無顧慮，然而我當時主意已定，在辦完必要的人事手續之後，請他自六十年元旦開始執行總主筆應負的一切責任。

一年下來，他不僅敬業樂羣，負責盡職，而對其個人生活習性，也有若干改變。譬如在許多晚餐場合，他既不開酒，更不貪杯，因為他知道晚間要看社論，甚至要自己動筆趕寫社論。有朋友開玩笑式地說：「高陽做起『官』來，簡直變了一個人！」可見一個有才智的人，其立身行事往往具有甚大的彈性與可塑性，高陽便是一個明顯的例證。

### 彼此因工作相知

經此一段密切的工作配合時間之後，我對高陽有進一步的認識，而我們之間的情誼，也因為彼此了解日深，互信日篤而與時俱進。到我於六十一年秋季奉調主持中央日報社務之時，彼此已無疑成為相當相知的朋友了！

我與中華同仁度過了二千七百個血汗交織的日子，雖然有人說我終於「高昇」了，我却是帶着十分依依不捨，沒齒難忘的心情離開的。於今事隔近三十年，雖往事如烟，故人日渺，可是我時時懷念那兒經歷的一切人與事；像高陽這般率性自然的文友，任憑星移斗換，滄海桑田，也是永遠的朋友！事實上，在我離社不久，他也不再担任總主筆，可是一見面，他那高嗓門一聲「社長」，道盡了我們彼此的心志相連。

民國六十五年前後，有一天他來看我，說聯合報要請他去當專欄作家，即所有作品優先在該報發表，問我意如何？我說：「你已經是一個名家作家，作品當然流傳得愈廣愈好；而今在中華只是一名主筆，為何不兼籌並顧，發揮所長呢？」臨走他說：「現在還只有幾個人知道，你是惟一被諮詢的局外人」；我了解他的意思，他亦欣然辭去。

### 高陽可以無憾矣

以後十幾年雖不多見面，然一有作品成書，必然親題相贈。我感其念舊之情，對他的家庭與經濟狀況，總是寄予由衷的關切，他懂得我的衷情所在，每每以笑為答。

高陽就是這麼一個性情中人，他的才華顯現於多方面，而其至情至性的人格，則甚為完整。他應該又以無所遺憾地走入另一重超凡和靈性的世界！

不是已經有人主張應該注意研究「高陽文學」了嗎？他還有什麼可以遺憾的！